滋养心田的书香

高一（6）班 常可依

我有一个乱糟糟的家。

乱糟糟就是说，它不仅糟，而且乱。我有时实在很羡慕一些不幸的人，他们起码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不幸形容得清清楚楚。例如：“我爸妈离婚了。”“我妈妈吸毒。”诸如此类。但我不能，因为我有一个乱糟糟的家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个乱糟糟的书房。但它们二者的区别可实在不小。无论如何，我没有能力收拾好一个混乱的家，不过收拾书房我还是可以的。每当家使我的心情无法收拾时，我就会到这里来，收拾书房。书房里油墨的味道常年不绝，它们本来不过是出自一堆游离的碳原子，多愁善感的读书人赋予它们一个美名，曰书香。

收拾好一间书房，约莫一个下午就够了。随着零散着的一小摞一小摞书被整整齐齐地码在白书架上，我乱糟糟的心情也似乎被收拾好了。看见书架上积了薄薄的一层灰，我很想去拿块抹布擦一擦，但我不能。拿抹布就要去厕所，去厕所就要经过客厅。

我不想去客厅，那里有导致我心情一片混乱的源头。有时是爸爸揪着妈妈的头发往大理石餐桌的一角上撞；有时是逼急了的奶奶举起一把菜刀从厨房里冲出来，刀刃上还沾着土豆片；有时是爷爷和妈妈厮打在一起，方才四五岁的我不断地扑上去想把他们拉开，却不断地被两个大人的挥舞的手臂撞到地上。有时是别的什么，事情早已忘了，感受却仍刻骨铭心。总之，我不去客厅。

我百无聊赖地坐在书房的地板上，蜷缩在墙边。我通常都会睡着，油墨的味道环绕四周，轻轻地温柔地抚过我的皮肤。我会把一排架子上的书拿下来堆在身边围成一个圈，坐在里面很暖和。虽然书和气温显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那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怀抱。于是就这样我睡着了。

也有不想睡觉的时候，我会随手捡起一本书，翻到随便的某一页。有一次我看到这么几句话：

闻君有他心，拉杂摧烧之，摧烧之，当风扬其灰。

那是我大概处于小学低年级。不管就语言还是内容来说，我都不应该看懂的。但我似乎懂了，起码我以为我懂了，起码我看懂了一部分字面意思吧。我很自然地要进行代入。虽然我妈妈和我奶奶的苦难只是这个家混乱之处的一部分，但也好歹是一部分。为什么她们不能有些血性呢？比如烧了男人的东西让他滚，或者自己滚也行。都差不多，反正，结果都会比形成一个乱糟糟的家更好。

这是个问题，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她们。奶奶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妈妈说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！

毕竟是孩子，那是我当然不知道什么“封建”，什么“道德绑架”。我很郁闷地走开，只隐约觉得这样的逻辑有些奇怪。

又有时候，觉睡醒了，书看累了，一抬头我看见窗外已经亮起灯和星星。夜色无处不在。

于是我会出去打一杯热水，站在窗前看星星。夜色容易让人变得奇怪，我当然不例外。因此这时我想的东西通常格外多。

譬如说，我收拾好了乱糟糟的书房和乱糟糟的心情，但除了乱糟糟的家以外，还有一样我收拾不了的东西。那就是一颗乱糟糟的心。

我清晰地知道，我所经历的童年会给这颗心打上深刻的烙印，将伴随我一生。它就在发生着，而我无能为力。说到底，一个容器在成为一个人的路上，他自己反倒是最无能为力又莫名其妙的一个啊。

油墨味的书香再次环绕了我。然后我顺手把喝了一半的水倒在手边的花盆里。